

20141105 黃國昌老師演講 為權力而奮鬥—從學生運動到現代公民@成大 p2

因為女朋友等一下就要進去了，然後男朋友很捨不得，然後跟她掰掰，然後趁最後的時間，在還沒有關門以前，在那邊say goodbye，當然對於很多家長來講，家長說好啊，幹得好，就是要有這樣子把這些人隔起來，但是你從實際上面，他表面上面的角度都是說他要保護女生的安全，可是實際上面是非常父權地透過拘束她的自由，但是以實際上面安全的效果來講，其實是一點也不安全，因為過了12點以後，她要不然就回不去，那要不然就要冒險翻類似像監獄的牆，不管是哪一種選擇，對女孩子來講都不安全。

那你跟學校要求，我說我不可能24小時找一個人在那邊幫你們開門關門，我沒有辦法做這樣的事情，沒有關係啊，你可以裝磁卡鎖，就這樣，嗶~一聲，然後我就會開門進去，然後再把門關起來，這樣不是很安全嗎？但是你要全面換裝，你要廢除那個門禁，全面換裝磁卡鎖，下一個問題就來了，錢從哪裡來？總務長會跟你說我們沒這個經費，那當你聽到這句話的時候，你就會開始想說，那我們的錢到哪裡去？顯然從學校的角度是說，有很多很多事情都比這件事情來得重要，所以在資源的配置上一定要先做那些事情，沒有錢做這件事，那當你瞭解到這件事情的時候，你就會開始產生好奇心說，那從學校的觀點來講，到底是哪些事情的重要性全部在這件事情之上，所以導致沒有錢做這件事，你要瞭解最快的方式就是去看預算書，每一個國立大學，立法院審預算都會有預算書，你把那個預算書拿出來翻，你就會知道錢到底是怎麼分配，總共有多少錢，收入有多少，這些錢會花到什麼地方去。

當你搞清楚以後，你會覺得說這個資源配置不合理，我想要改變，那問題是你除了類似像請願的方式說，啊我要這個以外，你有沒有實際參與的權利，那個時候在學校裡面做這些事情事實上都不討喜，就是基本上這群人，會站出來要做這些事情的這群人從學校的觀點來講都是不認真念書，壞學生，一天到晚搞東搞西，可能是很想要紅，大概就是這樣子的形容詞，那當然他在這樣講的背後，他所隱含的意思是什麼？他所隱含的意思是說：現在的制度沒有不合理，完全就是你們這群人胡鬧，胡搞瞎搞，就是唯恐天下不亂，破壞校園安寧的首惡，我聽到的罵詞太多了。

那一年學生會我們去爭取了一些東西，有的有要到，有的沒有要到，學生會議可以出席，學生可以出席校務會議，那軍護課是不是可以改選修這件事情，那一年搞了一個模稜兩可的狀態，就是法條上面本來是寫必修，但是被我們給搞掉，

那感覺上是不是要修可以回到學校去處理，因為爭取到了這個空間，所以我們回到學校，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辦了一個校園的公民投票，跟那個時候學生代表大會的選舉結合起來辦，每一個人可以投票表達你的意思，你認為這個課應不應該改成選修，光是辦這個投票本身，就來自學校很強力的打壓，我有一次去赴一個鴻門宴，我記得很清楚，就是有一個我聽都沒聽過的單位，說我們今天晚上要討論軍護課要不要改選修，那你發動這件事情的學生會長，所以我們要找來跟大家座談，我說好啊，沒有問題，我後來看到那個座談的地點，我嚇一跳，是學校平常開校務會議的那個大禮堂，我想說，哇！這個單位厲害，可以借到這麼，這麼了不起的地方辦這個座談會，所以我就隻身前往。

結果我隻身前往以後才發現，下面坐的，大概坐了三四百個人，軍訓教官、訓導長，我們那時候稱為訓導長，就是行政單位的人一堆，然後國民黨黨社的學生一堆，那我後來發現全場就是我一個人跟他們的意見完全不一樣，他們還把教育部的次長也都找來了，那顯然就是一個鴻門宴，希望那場會辦起來的一個所謂的媒體效果就是，就是絕大多數的人都覺得我們要維持，只有一兩個少數亂七八糟的份子在唱反對。

那個時候在爭取的學生權利義務專章，在《大學法》裡面也沒有被貫徹，整章都被刪掉，在立法院審理的過程當中，所以那個時候為了《大學法》改革的事情在立法院外面睡了三天，那個時候我們就有衝進去立法院過，但是那個時候沒有衝到議場裡面，衝到議場外的廣場就被攔下來了，最後全部都被拖出去。

《大學法》的改革要到一些東西，那有一些要回到學校裡面來爭執，所以戰場就是校務會議，在那個校務會議開會的過程，開會以前我們在行政大樓前面靜坐了三天，那時候在行政大樓前面吊了兩個大布條，很大，非常的高，我們要找那個會攀岩的同學把那個布條攀到行政大樓很高的柱子上，那兩個布條是我寫過最氣勢恢弘的布條，上面寫的字我還記得很清楚：「大學改革作先鋒，台大精神永留存」對不起，請原諒台大人的自大，不過那個時候是希望在這樣子期許自己去做到這件事情。

結果後來那個布條被訓導長在某一日清晨早上，帶著警察把我們搶走，所以我們把整個行政大樓包圍起來，包圍到開校務會議那一天，因為我進去，那個時候《大學法》已經修正通過，我應該是變出席代表，但是我們校長，也是一個醫界的大老說我還是列席代表，因此在裡面我做了一些慷慨激昂的陳詞以後，我就

退席抗議，你們看那個新聞標，這是那個時候的新聞報紙，說陳維昭支持維持秩序的做法，就是他在指的是那個時候訓導長對我們做的事情，把我們布條搶走，滿好笑，那時候臺灣的立法院因為已經開始有黨外的人士進去，所以裡面開始有一些變動，校務會議不能像立法院一樣，不可以把我們的校務會議搞得跟立法院那麼亂的意思。

各位大概就可以瞭解到說，跟學校之間的衝突非常的激烈，那個時候差一點被退學，不過後來到我畢業那一年，1995年畢業那一年，大法官作了兩個解釋出來，一個是釋字380號，宣告教育部所訂的共同必修科目表違憲；第二個是382號，宣告特別權力義務關係違憲，當學生受到退學或類似於退學，效果相當於退學的處分，剝奪學生的受教育權，這個時候你可以向法院請求救濟，你可以去法院，請法院主持公道，看你講的對還是學校講的對，這個是釋字382號。

作出這兩號解釋的時候，我剛好大四畢業，離開了台大校園，其實沒有離開台大校園，那時候還躲在台大的圖書館裡面準備律師跟司法官的考試，我已經畢業了，看到這兩個解釋文，非常的激動，因為整個大學時代，我的青春，投入的時間，大部分的時間是被描述成一個不認真念書，不好好上課，一天到晚搗亂，跟學校作對的壞學生，就從任何的標準，我那時候台大那四年沒有人會認為我是好學生。

但是這兩個大法官解釋還給我們公道，宣布了我們所在學校裡面講的事情、推動的價值理念是我們這個國家憲法層次的價值，那這個過程事實上對於我自己影響非常非常的大，那當然因為我的脾氣，我剛剛跟各位說過，非常的不好，所以我對於他們指控我是不念書的壞學生這件事情，我其實雖然沒有公開講，但是我很介意，所以我就展開了復仇(全場笑)，我復仇的方式很簡單，就是我畢業那一年，就考上律師司法官，你再繼續說我是不念書的壞學生沒有關係，我也不用跟你多費唇舌，我就用具體的行動、客觀的事實讓你知道你自己講那些話有多蠢。

那這個戰線其實，你如果說從校園權益的角度，就學生權益角度的保護來講，其實是一路延伸到你們現在，現在的這個時候。後來1998年釋字450號，軍訓室強制設立違憲，2005年《大學法》第二次翻修，你們現在出席校務會議的代表有最低的門檻保障十分之一，我們那個時候只有出席，多少要校務會議決定，但是一旦到校務會議決定，那個爭執就很激烈，就等於是鬥爭已經內部化，就是學

生跟老師之間權力爭奪的分配，那《大學法》裡面如果有保障說，欸，學生有個最低的門檻，可以讓那個爭執跟衝突稍微降低一點。

2011年釋字684號，這個是對於學生在學校所受的處分更進一步可以去聲請救濟，路的放寬，前面的382號的第一部只有你受到退學處分，或是效果上等同於退學處分的時候，你可以去向法院聲請救濟，但是你如果不是退學處分，你只是被記大過呢？我今天記你一個大過，但是你還是有學生身分，後來在382號之後，你如果只有被記大過，申請社團被駁回，這些事情還是沒有辦法向法院聲請救濟，但是到684號以後，不是只有你的受教權受侵害可以向法院聲請救濟，你任何憲法上面所有的基本權利，你的言論自由，你覺得我因為校方不讓我們設南榕廣場這件事情我很火大，我去批評學校黑箱作業，因此受到什麼不利的處分，涉及到你自由權的保障，你就可以向法院聲請救濟。

很諷刺的事情是，在這個釋字完了以後，前後剛好有一個私立學校的學生他要設置一個社團，學校不准，他跟學校抗爭，所謂他跟學校抗爭，其實他滿可憐的，因為支持他的，不是支持他，願意站出來陪他在學校裡面抗議自己學校裡面的學生並不多，他就坐在行政大樓前面，坐在校門口，說學校不讓我成立異議性社團，他要抗議，因為這樣的抗議行為，就導致他一連串被記過，最後退學。

那個時候他們跑來找我，所以我就當他的訴願代理人跟教育部訴願，這張照片是一群學生在教育部前面去抗議整件事情，抗議那個學生受到學校這樣子的對待，有意思的事情是什麼？有意思的是，這群學生絕大多數都不是那個學校的學生，你們或許會想說，那那群學生他們為什麼要站出來？他們是不是好事之徒？關他們的事嗎？他們為什麼要站出來去淌這個渾水？他們為什麼要花那個時間去做這個事情？

那事實上這群學生是那個時候已經很有計畫地在做學權，學生權益保障的事情，他們成立了個學權小組，成大這邊的學生跟社團好像也在學權小組裡面扮演相當積極的角色，這個學權小組也是我第一次碰到你們學校一個校友，叫林飛帆的地方，他當初也是這個學權小組的成員。那這些人他們或者這些學生他們會為別人打抱不平，其實我在旁邊看，我是滿感動的，被退學也不是他們，別的學校的事情，但是他們看到了這件事情本身在整個權力關係上面對學生權益侵害，整個制度上面必須要反省的地方，所以他們積極地站出來共同去做整個抗議，那當然在接下來的過程當中，跟教育部之間有數度激烈的拔河。

你們大概都是新世代的人，你們這個世代的描述，當然任何世代的描述都沒有辦法放諸四海皆準，都是大部分是這個樣子，就是一個一般性的概述，老實說你們應該面臨的時代環境，從我剛剛所講的那個內容，各位可以感覺到說從校園內部權益的爭取也好，校園內部的民主化也好，大學自治原則的確立，學生自治制度的建立，各位某個程度上面來講是在我們過去，就是在過去這20年來累積，我們走到了今天，當然還不夠好，還有很多問題要處理，但是時代有在進步；圍牆以外，臺灣的民主化也是一樣，沒有萬年國代了，定期改選，總統也可以選，戒嚴體制也早就過去了，那到你們現在這裡，你們或許會覺得說你們所受到的教育，中小學的教育有很多你們不喜歡的地方，但是如果跟我們這一代相比的話，你們所受到的教育內容上是比我們那個時候豐富而且比較實用一點，我們那個時候真的花了很多的時間跟腦細胞在記一堆完全沒有意義的事情。

對於你們來講，感覺上好像應該充滿了希望，不過如果回顧臺灣過去這幾年的發展，臺灣過去這幾年的發展，年輕人，年輕的世代所面臨的似乎不是希望而是非常困難的現實，你們一畢業了以後，高房價、低起薪，台南這邊的我沒有去看數字，如果是以北的話，台北的房屋平均售價跟薪資所得比，全世界第一名，第二名是香港，讓你們現代這群年輕人要成家，就即使你有那個意願，都會覺得不容易，那反映在人口統計上面就是出生率不斷地下降，出生率不斷地下降，其實到你們這一代，你們應該是，大概就是1994年左右生的，那個時候臺灣的出生率已經開始掉，掉一段時間了，過20年以後你們會過得很辛苦，因為你們會成為這個社會上面納稅的主力，但是老年人口，像我這樣的人，你們要養我，嘿，很多，整個軍公教退休金給付的財政負擔，那當然我們講得寬廣一點是年金制度，但是在國家財政裡面支出最多的就是軍公教，其實都壓在你們現在，你們這一代人的身上。

在社會上面又看到了財團跟政府聯手怎麼樣在掠奪資源，或者是財團在政府的協助或者是默許之下，去進行大規模資源的掠奪，從有形的土地到無形的特許，所謂無形的特許指的像銀行、像媒體，那也看到了我們所謂的民主自由在新的國家暴力的情況下所面臨到的挑戰。

那最後終結的，其實我還是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說並不是在唱高調，我真的相信一件事情是，這個先跳過去，對於各位來講，雖然在理念上面，從整個社會制度的角度來看，如果這個大學所栽培出來或教育出來的人每一個人都是精算師，

這個國家的未來大概就完了，但是我們從一個比較現實的角度，我們就先把你個人的利害放進去好，從你個人利害的角度上面來看，你會發現說你即使要循著既有的遊戲規則往上爬，你沒有想要再去改變遊戲規則，你就是想要循既有的遊戲規則往上爬，你也會發現越來越不容易，非常不容易，那個機會在哪裡？看不到，當然你們家裡如果背景比較特殊，像連勝文先生的話(全場笑)，對不起，你們不是我要對話的對象，這個社會不管怎麼變，我相信你一定都會過得幸福美好。比較可能的出路事實上是團結起來，團結起來，去改變不合理的體制。

我就講個最直接的好了，譬如說軍公教退休以後的所得替代率大概沒有像臺灣這麼高的國家，90幾%的所得替代率，對於你們來講，可能有些人是想說，現在考公務員最好，所以我的任務就是畢了業後考上高考，我馬上就處於一個不一樣的位置，但是就整個國家的財政、整個未來，這件事情一定要面對，不管誰執政，藍的執政、綠的執政，這件事情一定要面對。

你們這一代我會覺得，對我來講，我有看到希望，真的看到希望，面對很多不合理的事情，既存體制權力的濫用，權貴階級的濫權，從反媒體壟斷運動，洪仲丘的事件到今年的太陽花，一次比一次，不要說動員的人數，不要用這個當作，就是說對社會的撼動，影響的人，就是說開始關注這些事情的人越來越多，而且都是年輕族群，我覺得這個是我看到的希望，在你們這代，我不認為說需要去告訴他，或是需要去告訴任何一個你們這個世代的人說，說什麼是，就是在一個公共政策的議題上面，你不用去說服他說這樣子講才對，你那樣講不對，重點是你只要得到他的attention，他願意注意這件事情，以現在的資訊這麼便捷，他只要願意關注這件事情，花時間去找一些資料跟資訊，你都不用灌輸他任何特定的想法，你會發現說其實絕大多數的會贊成你可能想要跟他灌輸的觀念或者是想法，因為資訊的流通太方便，他只要關注，願意去花時間吸收一些資訊，最後形成判斷，相信他的判斷，相信他作為一個大學生或者是一定年紀以上的人的判斷，最後得到的結論，我們所要去倡導的這些核心的價值，最後會獲勝。

那當然對於未來來講，可能臺灣所面臨的挑戰，各位所面臨的挑戰滿嚴酷的，那但是基於我剛剛跟各位講的那些理由，對各位其實是很有信心，滿樂觀，或者是應該反過來講，沒有什麼悲觀的權利。

未來各位在面對不同人生的課題或者是挑戰的時候，你們所做的決定可能對於你自己、對於你的下一代以及對於臺灣這個社會都會有相當深刻的衝擊跟影響，

今天跟各位講的這個題目，只是想引導各位去想一想說，問問看自己說，我在面對這些狀況的時候，我要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我是怎麼樣的人，我要去怎麼面對這些挑戰，如果能夠開始讓各位願意花一點點時間或者是精神，我相信你們願意，要不然不會在這邊聽我講話講一個半小時，今天來跟各位分享自己一些想法的目的就達成了，謝謝。

(掌聲)

主持人：讓我們再次把掌聲送給今天帶來如此精采分享的黃國昌老師。

(掌聲)

主持人：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QA時間，相信大家都很多問題想問，那我們把握時間，我們QA時間是到9點，現在開放發問，有人想問問題問黃國昌老師嗎？呃...沒有嗎？有嗎有嗎？(不知道這個活動，不然我問題都想好了QQ)

對不起，我先問一下，之前會前有寄給主辦單位書面問題的人舉手，完全沒有，所以那書面問題是虛構，有有有有，所以那就是不是請你們兩個把，因為他們有給我看，但是我沒有把它印出來，你可不可以就是再重覆一下你的問題？

同學1：我想問一下，島國前進目前沒有組黨的打算，或是參政的計畫？

島國前進，沒有。(全場笑)

同學1：那你們想要之後透過怎麼樣比較積極的手段來改變或是達成你們的理想？

對不起，我先做一個背景的介紹，就島國前進是一個組織，那這個組織是運動結束了以後，一些朋友一起組成的，那除了我以外，還有飛帆、為廷、惠敏，還有一些很多我們島國前進的夥伴，那現在在做的事情是在推動要去把我們的直接民權要回來的事情，因為把我們的直接民權要回來這件事情牽涉到我們現在對於目前的代議民主不滿，那現在代議民主不滿，當然根本的手段我會贊成要推動憲政改革，但推動憲政改革，大家如果看到憲法那個修改憲法的條文，大概會擱會一半(台語)，要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出席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我並不是說困難，

所以不要去做，但是要有階段性地去做，所謂階段性地去做是想辦法先去看國會的二分之一，就是你如果沒有辦法在一些事情上面爭取到國會二分之一的支持，你說你能夠取得四分之三的支持，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你會說那現在的國會根本就沒有任何改變的可能性，只要執政黨的黨旗一揮，黨紀祭下去，大家就看著旗號就投票，現在的國會或許是這個樣子，但是你可以展望下一屆的國會，沒有規定說，從來就沒有人規定說，那一些人一定會當選立委，如果那些人一定會當選立委的話，那我們的民主政治是玩假的，那當然各位也可以看一看你們現在，你們未必是台南人，可能來自臺灣的四面八方，你們也可以去看看說，為什麼就有一些政治人物為什麼他當完立法委員換他兒子當(全場笑)，然後他兒子當立法委員的時候，他的女兒要去選市議員，有些是我當完縣長了以後，換我妹妹出來選縣長，然後我女兒現在在當立法委員，那感覺這個縣或者是這個市是他們家的，為什麼？

那你如果說那個人他的表現太傑出了，像美國的甘迺迪家族一樣那也就算了，就人家的表現就太優異了，那問題是在搞這種事情的有很多都是，就是黑金的顏色非常的閃亮，拿納稅人的錢去喝花酒，還有辦法動員到朝野黨團幫他聯手修改《會計法》，還是在當老大，到底是誰規定這種人一定要選上？那你說，啊地方派系有地方派系的邏輯我跟你講，他說啊老師你都不懂啦，我跟你講那個地方上利益是如何分配的，問題是如果這個邏輯好像是鐵律一樣的話，那你不是要我們接受這個鐵律，就是認，這個遊戲就是這樣子玩，你們都要認，那問題是從我們對民主政治一開始的想像跟我們為什麼去支持他，他給我們的答案就是這件事情不應該是這個樣子，有改變的可能性，有創造改變，創造改變，到時候不願意把這些權力還給我們的立法委員，我就讓你落選。

那你要做到這件事情，不是說好像在臉書放個話，好，我下次一定讓你落選，我今天晚上做了這個決定，就會達成，人家看到了他就冷笑三聲，哈哈，他不理你，怎麼辦？還是要從改造公民社會的體質開始，想辦法去動員這個社會，改變這個社會的體質，那那我們自己的陣營越來越強大，做這些事情就是需要時間，需要行動，那到各個地方去說服，去做理念推廣的運動，那你剛剛所講的島國前進的這個組織，現在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就是我們的口號是我們沒有要選舉，那不用把票投給我們，但是把票投給你自已，就把票投給你自已，什麼叫把票投給你自已？加入這個運動，把權利奪回來。



對不起，工商服務一下，我剛剛進來的時候有看到我們島國前進的夥伴在外面徵求補正公投法的連署書，如果各位支持我們運動的理念，拜託大家等一下離開的時候，跟他要一份連署書，你可以現場簽，你也可以帶回去好好地想一想，決定了再簽再寄回來給我們，那個連署書背後有投遞的那個郵政信箱。

同學2：就是我是想問的是說，因為我聽到，就是從太陽花一直以來，就覺得會不會我們在做的這些民主運動其實都是在體制外，就有一點類似隔靴搔癢，就既是真正想要改變，可是好像真的改不了這股浪潮的樣子，那因為其實我今天早上有去校務會議去聽，然後其實也講一些東西，可是其實畢竟我們還是學生代表，沒有說真的有些意見想要他們去接受的話，其實真的要比票數我們還是輸，學生代表也才13個而已，其他老師們代表就100多個，所以我是想問的是說，能不能說進入體制內去做一些改革會比從體制外去做來得快一點？所以就是也許看有沒有我們這方面的收割者出來收割一下，然後大家可以投票支持他之類的，不知道老師有沒有什麼……

兩個部分，第一個校務會議的部分，我會給你一個建議是，學生代表第一個要先團結，所謂團結就是你們每次去開會，如果有重要的事情，不是13個人個別去開會，你們這13個人在開會以前就要開會前會前會，那開完了這個會前會前會以後，只要你們的主張有道理，相信我，德不孤必有鄰，一定會有老師支持你們，一定有老師支持你們，除非你們的主張已經完全超越我可以想像的範圍之外，我也不曉得，一定會有老師支持你們，那那種，我覺得在大學裡面那種說服的力量其實是滿強的，就說服的力量其實是滿強的指的是說，你有辦法講到他道理講不贏你的時候，最後用投票暴力，多數暴力那樣去處理，不是不可能發生，但是在大學校園裡面，相對外面來講這件事情的可能性會比較低，通常技術性拖的比較高，所謂技術性拖的比較高就講不過你，這次就不處理這個案子，我們往後拖，反正這個事情時間久了就沒有了。

那你問的第二個問題某個程度上是大哉問，所謂大哉問是說體制外跟體制內，兩個路線都重要，兩個彼此之間要交互為用，那你如果說從社會運動也好，公民運動也好，是不是應該要走到體制內，這件事情在臺灣大概辯論了十幾年有了，從1990年代開始就有，因為1990年代那個時候，黨外的運動像民進黨他們提出選舉總路線，從那個時候就開始在辯論這件事情，那當然民進黨後來選擇走議會路線，就進入體制，那當然有他的貢獻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就是你們現在，現在有人可能對民進黨覺得不是很開心，那我也可以了解，因為我對民進黨也不是很

開心，但是他們以前不是這個樣子，那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也做了很多的貢獻，到目前為止，即使我對他們很多事情我不是很開心，但是你說這個黨整個爛掉，裡面的人都沒有在做事、都沒有貢獻，我可能也沒有辦法去說服我自己，就是說我可能也沒有辦法接受這樣子的看法。

那至於說在從事運動的這些人要不要去投入選舉的這個路線，老實說啦，這個事情並不容易，所謂並不容易是說，因為那是那一個人他接下來他要走的路，那所謂這個人接下來要走的路就變成了是說，要走政治這條路老實說並不容易，我的意思是說你要做到很...嘖，就一本初衷貫徹始終地去做，不容易，那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你的信念要很堅強，就是你為什麼要從政，這個問題太重要，你要說服你自己，你如果連自己都沒有辦法說服，你就很難說服別人，當然有些人是擺明了我從政就是要賺錢，但是這樣的人還是會當選，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不會排斥說去走入體制內不好，我從來沒這樣想，我反而覺得說如果優秀的人才願意走到體制內裡面去進行改革，特別是年輕人有那個勇氣，而且願意走入體制內，我覺得是好事，要不然政壇裡面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就會越來越嚴重。那整個大的方向上面來看是的確是有一群人他們有想要希望用社會領導政治，所以有要走入體制內，出現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但是在現在的遊戲規則下面，新的政治力量一開始的產生很不容易，所謂在現在遊戲規則下面就是你如果著眼的是國會的話，就單一選區，那單一選區你就要在既有的政治版圖當中，你要去開創一個新的局面出來，然後開創那個新的局面出來，如果你是新人，然後沒有什麼資源，我必須要說這件事情並不容易，要一群人一起奮鬥，現在那群人慢慢在集結當中，那未來的發展會是什麼，我現在沒有辦法跟你斷言，就是還在磨合當中，可能等到今年年底選舉，就是1129以後，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的時候，整件事情才會比較清楚一點。

同學3：那最近台大有決議出來說，學生選課選了什麼必修課或選修課需要導師去簽名同意，那就我來看就是感覺這一群大人對我們這一代，年輕一代越來越不信任，然後也是更加強了師生的權力不對等，那老師你是身為老師，想請問你如果就老師的觀點，還是以之前身為學生的那一位黃國昌來看這個事情，是有什麼想法？

這件事情太可笑了，完全不需要思考，我選什麼課要導師簽名，那他如果不簽咧？那你如果問我的話，如果我還是學生，因為我現在，我的正職在中研院，

我在大學就只有教書，那我大學教書跟學生的關係很疏離，我刻意把它弄得很疏離，就是我只來上課，傳授專業知識，講完課我就走了，我跟學生沒有互動，到底是哪個天才去(全場笑)，去想這個東西，如果是我，我跟你講我就是，你說以前的我跟現在的我有沒有變，有啦，所謂有的是說我現在講話比較沒那麼衝，我現在講話很溫和，雖然有很多人不是很贊成，但是我真的跟你講我現在講話很溫和，我以前大學時期的時候是火爆的，就是直接就是那個嘿。

那但是以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沒有改變，那如果我現在還是學生的話，我會選課，但是我也不給你簽，看你要怎麼樣，我不給你簽，我的選課就不算數嘛，那如果法律效果是這樣的話，那答案很簡單啊，就大家法院見，那當然不要個別地去承擔這件事情，如果這件事情不合理的話，你就要集結起來跟學校談，說啊有些家長說學生選課的結果會怪學校，我說如果你今天這種言論出現在高中的話，我勉強或許還可以忍受，你在大學生，如果這個人對於，這個一個18歲，我們理念上應該要給他參政權的，就現在參政權年紀太高了，18歲就應該可以參與公共事務，我們理念上應該有參政權的人連選課這件事情都搞不定，還要簽名，那是不是以後18歲的人，大學生去投一張票是不是要先問一下爸爸，還是要問一下老師，說我票是不是應該這樣投，我覺得台大...我是有在台大兼課啦，但是我不是台大，我的專任是在中研院。我期待啦，我希望他們會有一些反應，成大應該不會去追隨這麼蠢的事情。

(因為時間的關係，老師還有再開放一個問題嗎?)

再一個就好，不好意思，因為我先跟各位解釋一下，我等一下的車程要從這邊坐火車到那個沙崙，然後再回台北，我今天晚上在台北還要開一個會，所以我一定要趕回去，我今天不能睡在這裡，所以等一下超過9點就要走。

同學4：那個黃老師你好，我是醫學109的XXX，然後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不管就是我們在學生運動或者社會運動上面，就是會遇到正方跟反方，支持跟反對的意見，那譬如就是像你就是在接觸反對的意見的時候，例如像之前王偉忠，王炳忠(全場笑)，他跑去告您瀆職，就是跑去抗議說你瀆職，那像遇到這種他，就是徹底反對你的意見，或許就是你的思想的人，那您是怎麼說服他，這是第一個問題；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老師您剛才說就是馬總統之前他反對總統直選，然後……

(影片結束)